

## 心香一瓣

要论与人最亲近的器物，该是瓷器了吧，只要涉及吃和用，便少不了与它打交道。

一般的日用瓷因为量大，成本低，虽然它有设计，品质也越来越好，但它毕竟缺乏个性。有些制瓷人就不满足，他们希望这最具中国文化特质的器物有更丰富的样貌、更独特的个性和更精细的品质，徐尧林就是这样一位陶瓷设计师。认识徐尧林已经有些年头，他说自己只是个匠人，实际上他有很高的文化涵养，对陶瓷、印石、雕刻、宣纸都有一番研究。后来在媒体上看到他被聘为G20杭州峰会国宴专家委员会中的陶瓷专家，他的团队为G20峰会制作了两场国宴用瓷，以及与贵宾茶叙用的青白釉云海纹饰盖碗作品《西湖茶叙》，这些器具不浮不躁，冲淡含蓄，虽由人作，却宛如天开。

这次回杭州探亲，在徐尧林工作室“印庐”看到他新创作的一组瓷盏，在最寻常的器具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气度，其形制，其色泽，其品质，都透着

## 岁月悠长

# 烟山南麓遇徽音

伍明春

一百年前，一个女孩在杭州陆官巷林宅诞生。喜得千金的父亲林长民为女孩取名为“徽音”，典出《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句。这个典雅而富有诗意的名字，既透露了一位父亲多子多福的传统愿望，更表达了他对爱女美好未来的殷切期许。林徽因在杭州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这种爱和呵护就像一片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林徽因，哪怕是六岁那年因出水痘被禁足在老宅的后院，多年后都成为温馨的记忆。

她在1946年写作的《一片阳光》中说道：“时间经过二十多年，直到今天，又是这样一泄阳光，一片不可捉摸，不可思议流动的而又恬静的瑰宝，我才明白我那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事实上仅是如此：一张孤独的桌，一角寂寞的厅堂。一只灵巧的镜箱，或窗外断续的鸟语，和水珠——那美丽小孩子的病名——便灵巧永远同青春静沉的阳光整整复斜斜的成了我回忆中极自然的联想。”

如果说福州是林徽因籍贯意义上的父母之乡，那么，作为出生地的杭州可以说是她的第二故乡，或者用林徽因自己的话说，是她的“一半家乡”。

这里所说的“一半家乡”，既镌刻着林徽因美好、纯净的童年记忆，也饱含着她对于浙江籍挚友、诗人徐志摩的深沉感念。

曾几何时，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情感话题被当作八卦不断炒作，甚至被演绎成狗血剧情。其实，林徐之间的情感话题并非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区，更重要的是如何客观、全面地去考察其来龙去脉，在充分掌握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再做出谨慎的判断，尽量避免断章取义或人云亦云的陷阱。

林徽因在处理这份感情时体现出一种女性中罕见的克制和大气。就当事双方的情感掌控力而言，林徽因无疑占了上风。

徐志摩1931年飞机失事之后，林徽因于当年和1935年分别撰写《悼志摩》和《纪念志摩逝世四周年》两文，情感深沉、真挚，但都十分严格地限定在友情的范围之内。

而在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两封信中，林徽因一方面向胡适抱怨了凌叔华处理徐志摩遗留日记的不当做法，一方面也明确表达了对徐志摩的基本情感态度：“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谈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也就是说，感受到了他的爱但并没有接受，并且对之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线：“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林徽因对待这段感情的从容、坦荡，由此可见一斑。

林徽因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在建筑学方面也建树卓著。2023年10月1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一则官方消息，在中国建筑界和文艺界引起不小反响。消息称该校将在2024年5月18日的毕业典礼上，

一种讲究，常说器物之上，可见匠人之心，此话用在徐尧林身上，甚是贴切。

碗盏是经典器型，它最普通，也是烧造历史最悠久的瓷器之一。正因为人们对它的认识已经定型，要做得好，更考验匠人的功夫，从设计开始的笃定，到材料的选择、细节的处理，都在考验匠人的眼力、手力和心力。

瓷器之美，首先在于形制。一眼看上去面前这只盏端庄规整，端正器形的首要条件。这个盏的大小，一只手托着刚好，盏壁厚实，拿在手上有一种分量感，盏上空下实，轻弹一下，扣声如磬。盏的高度与口沿直径比例协调，可以稳稳放置。盏口沿的轮廓线丝滑流畅。盏的釉色青白淡雅，光照见影，透着淡淡的乳光。

制作这个盏用的瓷泥，徐尧林已珍藏十年之久，它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废墟址的匡钵里发现的，当年已经炼制好的瓷泥，因年代久远，这些瓷泥早已经固化、硬结。凭着做瓷人敏锐的眼光，徐尧林知道这瓷泥年头久远，

# 庐边观盏

陆绍阳

实属难得！当时没有把它做成成品，就是因为瓷泥太少，想着做一个就少一个，就舍不得动它，就这样，这点泥料一放就是十年。现在之所以决定做，是徐尧林考虑到再过若干年，能够从踩泥到拉坯、修坯，完全自如掌握古法制瓷的技师会越来越 少，而且经过多年在陶瓷界的浸淫，他有自信把自己的设计理念通过一种器型呈现出来，将它“化蛹为蝶”。

手工瓷因为它独特的器型和材质、考究的做工，以及烧制环节对窑温的把握，一旦烧成，便会有一种特殊的美！很多人做手工瓷的目的是尽可能展现个性，表现欲极强，甚至为了突出个性而求“奇”，这样问题就来了，因为这种个性都体现在这个“器”上，没有考虑到“器”和人的关系。“奇形异状”会夺人眼球，但那只是个人的表现，徐尧林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首先从欣赏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瓷器，然后，从使用的角度再去看待它。就像这只盏放在手里，显得稳稳当当，好的盏拿在

## 艺境



赵无极《无题》(局部) 1958年 布面油画

版权提供:赵无极-ProLitteris,苏黎世

## 山之韵 林之声

徐益丰

健瓊，身背挎背包，年壮帅气。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2020年毕业就进入金华市北山林场，大学选择了园林专业。他说，主要受妈妈的影响，妈妈是浙江林学院毕业的，小时候带他出去玩，总会一路玩一路不停地向他介绍植物。

去年深秋的一天，健瓊陪我和文友杨兄走了一趟山。虽说每年都要进山几趟，但这次跟着健瓊走山真是长知识了，领略了山里的形态美、色彩美、意境美，尤其是对山林的音韵美加深了许多了解。

沿着省级特色精品道路罗电线一路前行，车窗外，群山连绵起伏，那阳光照在树林上仿佛镀了金子一般。

健瓊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这里是光秃秃一片，被人们称为“金华的北大荒”。1957年开始，当地组建一支植树造林的队伍，也是最早的北山林场，致力于造林、育林、绿化荒山。

植树造林，以人工种植经济树种为主，也有用飞机撒播的马尾松和黑松，主要以种植能产木材的柳杉、杉木为主，还种少量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木兰科鹅掌楸，鹅掌楸在当时是比较珍稀的植物。

2000年后，开始封山育林，情况大大的改善，金华山的森林覆盖率已达90%以上。

罗电线两边梧桐树高耸入云，苍翠挺拔。健瓊介绍，别看这些梧桐树，年龄都不小了，栽种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大雅》），古诗里用“凤凰和鸣，歌声飘飞山岗；梧桐疯长，身披灿烂朝阳”的意境赞美梧桐品格高洁与美好。当年金华山林场职工植树造林竟是满满的诗情画意。

据专家调查、采集和统计，金华山共有维管植物167科574属1149种。在植被类型和分布上，金华山主要有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竹林等6个植被类型和16个群丛，分布在金华山不同的海拔。

夜宿鹿田村，极为兴奋，因多年没在山上夜宿。不顾疲劳，和杨兄把鹿田村转了遍。

手上的感觉就不一样，它的重心点在手掌心，就有恰到好处的手感把握度。在徐尧林看来，一件器物要有个性，但对使用者来说，它一定是既实用又有美感的一件作品，两者双向奔赴，能用能逸。于是，他会考虑到它在造型、口径、釉的厚薄、聚香效果等方面能更贴近人们的生活习惯、情感投射。比如盖碗的设计，为了不烫手，品饮人的指腹就不能过多接触碗体，这就要经过无数次的尝试，才能确定它的规格与敞口定位。这样品茗时，就能感觉到碗身线条的悦目、起伏的美妙，一种属于瓷器形制特有的韵律美。

任何美，按照宗白华先生来讲，有两种，一种是错彩镂金，一种是初发芙蓉。徐尧林的制瓷艺术，显然是后者，在淡雅中显出他的自信，这也契合了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含蓄、内敛、优雅、大方。这一点从徐尧林对釉色的处理上就可见一斑，盏为青白釉，通体一色，他认为原味就足够好，在单色中感受沉静素雅之美。青白色尽显宋韵情

致，当时人的审美追求出于一个“简单纯粹”，可谓“匿大美于无形，藏万象于极简”，它已经渗透到各种日常的碗、盘、杯、盏的制作之中。单色的美也是现代人雅致生活的体现。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当我们称赞一把椅子或是一幢房子“美”时，其实是在说我们喜欢它们所暗示的生活方式。器物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映照的关系，瓷器为什么要越做越雅致，因为它放在那里，就是一个参照、一种标准，它就会影响你，使你的行为变得更加从容、恬静！

有人说，若没有器物之美，世界将变得芜杂。大自然馈赠的一堆泥料，通过匠人们的双手，变成一个个泥坯，再经过拉坯、剔坯、上釉、烧窑等工序，经历火之幻化，完成华美的“蝶变”。徐尧林的窑里不断地有新颖而灵动的作品出来，那些餐具、茶具、香炉、笔筒透着淡淡的古朴、典雅、简洁、清幽之气。要说每一件手工瓷，都是作者情感和生命体验的结晶，也不为过，器物之美，终归于心。

# 微风中的细雨

竺泉

我喜欢雨天
尤其喜欢微风中那飘舞的细雨
她总给你一种柔美的舒怀
有时还带着几份甜甜的忧伤

那个时候
我干脆停下脚步
让微风轻轻吹拂
起皱了衣裳
再让细雨
缓缓落在苦笑嘴唇上
就像被深爱的人亲吻的模样

幸福的瞬间
再不去想
更不必去问
她来自哪个遥远的村庄
微风摇落细雨
细雨没有一点儿声响

## 月河

吕焯

月河的美，必须有大雪辽阔的铺陈
曲曲折折的小巷飘着激昂的雪
石桥的静止，流水的缓慢，鹅毛大雪
往细小的日常填充一种叫宁静的元素

我虚构自己是大雪派来的扫雪人
我见过人间很多场的大雪，熟悉人世的冷暖
我也曾在大雪纷飞时流下热泪
目睹亲人回归大地

我也曾在大雪封山时
与竹林里的鸟兽共饮一杯温热的酒水
某年四月，与理勇诸君同游月河
畅饮禾城小厨娘的温馨
月河婉约且有大气象
雪在我的虚构里抵达
空调吐出的凉爽
在诗的纸上都排成了结冰的雾霭
踏雪，还需要马匹的蹄声或是摇橹的吱吱声

在水乡，在月河，
我选择在一场大雪和小雪之间的虚构
醉梦中，故园最初的模样又活了过来

## 冬夜里我在想你

钟旭妙

冬月的暖阳里，我们去看你。你抱过的四个月大的小男孩五岁了，去年她问：这样睡着，冷不冷？今年她问：睡了那么久，为什么还没醒来？快让宇宙公主的魔法，把这石门打开。

我知道的魔法是，次年清明，莖前长出一棵松，时只豆芽细，今有尺余长。山上的树叶黄了又青，青了又黄，问过风问过雨问过白云和蓝天，你在哪里？答案在空中飘扬。

很多次敲门声响起，仿佛又见你，笑容满面，篮子里装着嫩绿的青菜、沾着露珠的玉米。风起时，雨落时，我总能听到你吹的《牧羊曲》
抬头望天，白云幻化出你打太极拳的身姿。

谁教我认数1234567，谁教我写字、背诗、猜谜，谁给我整的嫁衣，除了母亲还有你，我的父亲。是谁教导我说世上无难事，只要有梦想，是谁告诉我，坚守本心，做你自己，是你，我的父亲。

那夜阿根廷法国对决，无数人彻夜不眠，而我在想你，悲伤成河。五十多年前，你是学校绿茵场上的骁将，我在试图拼接生命的链条中，才知这些过往。

母亲常常说起你走过大漠孤烟、白山黑水、敦煌莫高窟……

你说别哭、别哭，笑着、笑着，往前，女孩的眼泪是金子是珍珠。父亲，你走时我没哭，你走后的很多日子，我没哭，只是在我想你的夜里，请让我卸下掩饰的坚强，让我痛哭一场。不诉离殇，只为那时无知仗着你的宠，伤过你的心，拂过你的意，逆过你的鳞。不诉离殇，只想告诉你，时光不老，爱的答案一直在心里。